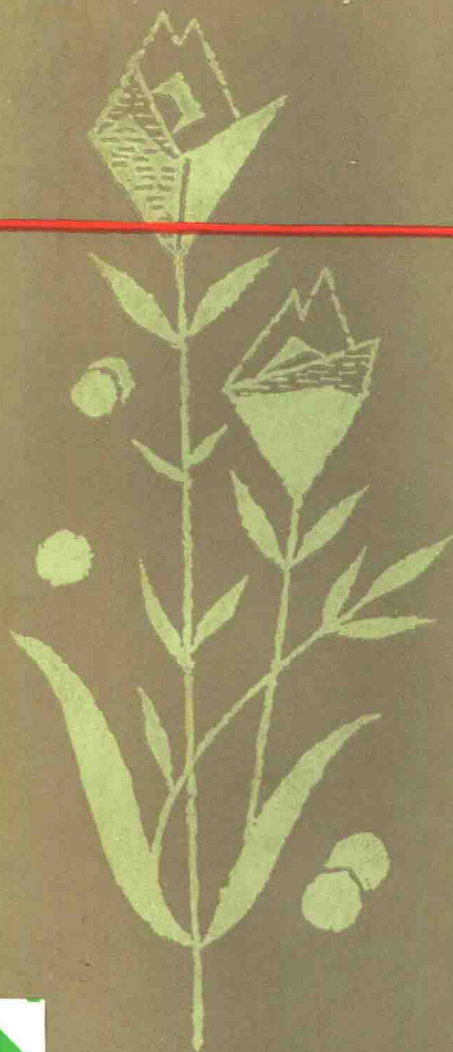


北京文学
创作丛书

BEIJING
WENXUE
CHUANGZUO
CONGSHU



从维熙小说选

北 京 出 版 社

从维熙

小说选

北京出版社

装帧设计：任建辉

· 北京文学创作丛书 ·

从维熙小说选

出版：北 京 出 版 社

（北京崇文门外东兴隆街51号）

发行：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
印刷：北 京 印 刷 二 厂

787×1092毫米

32开本

10.25印张

195,000字

1980年11月第一版

1980年11月第一次印刷

印 数：1—18,000

书 号：10071·303

定 价：0.80元

从维熙

一九三三年农历三月十三日，我落生在河北省遵化县一个傍山依水的小村庄。

我的童年是在故乡度过的。

我十九岁时开始发表文学白描及短篇小说。

一九五五年出版第一个短篇小说集《七月雨》，一九五六年出版第二个短篇小说集《曙光升起的早晨》。同年我出席全国第一次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，并被吸收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开始专业文学创作。一九五七年初，我的长篇小说《南河春晓》问世了。

该年秋天，由于历史的误会，我被错划为右派，党和人民粉碎“四人帮”之

后，我又重返文坛。这二、三年来，是我的创作丰收时期，除发表了收在这个短篇集中的小说之外，还发表了五部中篇小说，即：

《大墙下的红玉兰》、《第十个弹孔》、《杜鹃声声》、《泥泞》和《葵花嫂外传》。

热切希望得到广大读者的批评指正，并借此机会向在我文学初步时，给过我帮助的同志们表示一个文学后来人的谢意。



洁白的睡莲

(小说)

摆船的姑娘郭翠环，从来没有象最近这样安静过。不知道是青春与这个二十四岁的姑娘心灵是睡眠了，还是心中哪一条看不见的丝线缠住了，这个野马驹一样的姑娘。

此时，群星刚刚的夜幕后隐退，芙蓉月上空，碧空与才可始散在黎明，船舷上洒满了月光，沈沈的与芙蓉的波上上。她，象一双眼睛，脚步是那样在老槐树上的渡船上，那水里的一钩新月，用那粗黑的手，轻轻地那双又黑又粗的胳膊。

她象这么大，几乎没有对镜子和任何地端

730N121

上海电影制片厂

作者手迹

序

孙 犁

如果我的记忆力还可靠，就是一九六四年的秋天，我收到一封没有发信地址的长信，是从维熙同志写给我的。

信的开头说，在一九五七年，当我患了重病，在北京住院时，他和刘绍棠、房树民，买了一束鲜花，要到医院去看望我，结果没得进去。

不久，他便被错划为右派，在劳改农场、矿山做过各种苦工，终日与流氓，小偷，甚至杀人犯在一起。

信的最后说，只有组织才能改变他的处境，写信只是愿意叫我了解一下，也不必回信了。

那时我正在家里养病，看过信后，我心里很乱。夜晚，我对也已经患了重病的老伴说：

“你还记得从维熙这个名字吗？”

“记得，不是一个青年作家吗？”老伴回答。

我把信念了一遍，说：

“他人很老实，我看还有点腼腆。现在竟落到了这步田地！”

“你们这一行，怎么这样不成全人？”老伴叹息地说，“和你年纪相当的，东一个西一个倒了，从维熙不是一个小孩子吗？”

老伴是一个文盲，她之所以能“青年作家”云云，不过是因为与我朝夕相处，耳闻目染的结果。

一年之后，她就更为迷惑：她的童年结发，饱经忧患，手无缚鸡之力，终年闭门思过，与世从来无争的丈夫，也终于逃不过文人的浩劫。

作家的生活，受到残酷的干预。我也没法向老伴解释。如果我对她说，这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特殊国情，她能够理解吗？

她不能理解。不久，她带着一连串问号，安息了。

我也不知道，为什么我没有安息，这一点颇使远近了解我性格的人们，出乎意外。既然没有安息，就又要有人事来往，就又要有人喜怒哀乐，就不得不回忆过去，展望前景。前几年，又接到了维熙的信，说他已经从那个环境里调出来，现在山西临汾搞创作。我复信说：

“过去十余年，有失也有得。如果能单纯从文学事业来说，所得是很大的。”

同信，我劝他不要搞电影，集中精力写小说。

不久，他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短篇小说《洁白的睡莲花》，来信叫我看，并说他想从中尝试一下浪漫主义。

我看过小说，给他写信，说小说写得很好，还是现实主义的。并劝他先不要追求什么浪漫主义，只有把现实主义的基础打好了，才能产生真正的浪漫主义。

再以后，就是我和他关于《大墙下的红玉兰》的通信。

写到这里，本来可以结束了，但因为前些日子，为绍棠同志写序文时，过于紧迫，意犹未尽，颇觉遗憾。现在就把那未了的文字，移在这里，转赠维熙，并补绍棠。

在为绍棠写的序文中，我喊叫：要维护现实主义传统。究竟什么是现实主义传统呢？一个现实主义作家，需要何种努力？一部现实主义的作品，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？我曾写了一个简单的提纲，在绍棠的来信之上：

我以为，现实主义的任务，首先是反映现实生活。在深刻卓异的反映中，创造出典型。不可能凭作家主观愿望，妄想去解决当前生活中的什么具体问题，使他的人物成为时代生活的主宰。现实主义的作品，对于生活，对于人物，不能是浮光掠影的。作家在创作这样一部作品时，其动机也绝不是为了新鲜应时，投其所好，以希取宠的。

现实主义的作家，要有多方面的修养准备，其中包括在艺术方面的各种探求。经过长时期的认真不懈的努力，才能换来发掘和表现现实生活的能力。因此，凡是现实主义的作家或作品，都不会是循迹准声之作，都是有独创性的。

另外，现实主义的作家或作品，都具备一种艺术效果上的高尚情操，表现了作为人的可宝贵的良知良能，表现了对现实生活和历史事实的严肃态度。

写到这里，真的完了。但还有一点尾声。直至今日，我和维熙，见面也不过两、三次。最初，他给《天津日报·文艺周刊》投稿，有一次到报社来了，我和他们在报社的会议室见了一面。我编刊物，从来不喜欢把作者叫到自己家里来。我以为我们这一行，只应该有文字之交。现在，我已届风烛残年，却对维熙他们这一代正在意气风发的作家，怀有一种热烈的感情和希望。希望他们不断写出好作品。有一次，我写信对他说：

“我成就很小，悔之不及。我是低栏，我高兴地告诉你：我清楚地看到，你从我这里跳过去了。”

我有时还想到一些往事。我想，一九五七年春天，他们几位，怎么没有能进到我的病房呢？如果我能见到他们那一束花，我不是会很高兴吗？一生寂寞，我从来也没有得到过别人送给我的一束花。

现在可以得到了。这就是经过他们的努力，不断出现在我面前的，视野广阔，富有活力，独具风格，如花似锦的作品。

一九八〇年一月二十七日上午，
收见维熙来信，下午二时写成。

目 录

序.....孙犁

夜过枣园..... (1)

故乡散记..... (7)

在河渡口..... (12)

望月老头..... (16)

报矿姑娘..... (22)

第一层台阶..... (27)

红林和他爷爷..... (33)

老莱子卖鱼..... (42)

七月雨..... (52)

鸡鸭委员..... (63)

远 离..... (73)

合 槽..... (85)

春子落生的时候..... (103)

初 春.....	(116)
吕梁情踪.....	(142)
洁白的睡莲花.....	(160)
春水在残冰下流.....	(183)
静静的夏夜.....	(217)
梧桐雨.....	(249)
献给医生的玫瑰花.....	(270)
心 河.....	(296)

夜过枣园

下了长途汽车，正巧是县城里的集市；虽然太阳已经偏西了，集市上还有买有卖。

我想到东关鱼市上，搭两个村里的熟伴回家。就在我刚刚拐过石头桥的时候，后面有个破锣似的声音喊我：

“前边走的是二柱吗？”

听这嗓音，甭回头，就知道是村东头铁虎子哥。他是村里的民兵大队长，有名的大嗓门，出了名的火爆脾气。我压着心里的惊喜，装没听见，继续往北走。“嘿，是二柱吗？”喊话的是个女声，声音过后，紧连着两声清脆的鞭花声，我把身子回过来，第一眼就看见铁虎又黑又红的脸膛，旁边坐着的我也认出来了，是铁虎媳妇石翠兰。

我没有寒暄别的，先打趣道：

“好哇！赶大集还总得两口子一块儿来，搁在家，怕让耗子拉去！”

“不！”铁虎子郑重其事地给我解释，“你忘啦，前年你嫂子到县卫生训练班来学习，今年都成治病先生了，前天，

家里小虎子病咧，村里人催我接她……”

我知道铁虎子哥是心事挂脸的人，我忙收起笑脸。

哪知石翠兰一把话碴接过去，问题就拐了弯儿。她说：“看你铁虎子哥，见你面啥话不说，净说点子家务事！”

“孩子是娘连心肉，你不疼啊！”铁虎子声音很大，看看我，大概是不好意思发作，口气小下去说：“知道你当先生啦！要不是社里人闹着，我才不来接你呢！”

石翠兰说：“谁的孩子都得疼啊！我背着药箱子，看到过多少个当娘的！刚才没跟你说吗？让你等会儿，人家娘背着孩子，从老远来的。咱在县医院扔下人家的，跟你回家看家的去！”

“得了！”铁虎子翻瞪两下眼珠子，知道理屈，嘟囔着，“咱们的小虎子，不是你秧儿上的瓜！”

铁虎子红头胀脸地回过头去，错乱地拍了骡子一巴掌。车很快地爬上了县城外的沙窝道。

铁虎子嘴里不断地骂着牲口。石翠兰扭过头来，问我在北京的情形，特别是问到卫生情况。铁虎子毕竟是个直性子，嘴撇了不会儿，就聊在一起了。

车，走了二十多里沙窝道，好容易上了硬干土道，铁虎子惦着儿子心切，在半天空甩着响鞭，骡子车在平坦的路上小跑起来。他还不住嘴地念道：

“过了枣园，几袋烟的工夫，就到家了！唉！小虎子嘴唇烧得象热火炭似的。”

我抬头一看，可不是到了枣园了吗！六月的天气里，村子周遭的酸枣树上，挂着浅红的小酸枣，红红的，象把整个村子埋起来了。满树丛子的“福天”拉着长声叫唤着。

车钻进绿丛丛的枣树丛子。就在车刚要穿过街口的时候，从街口闯出个老头子来，要不是铁虎子连拉缰绳带吆喝，老头子或许和牲口碰到一起了！

老头子往后退两步，摸摸后脖子，抬起了头：

“啊？……石翠兰是……你，是……快下车！快！快！”

从他那恳求的老眼和晃着的双手上去看，一定是有了什么事情。铁虎子大声地说：

“老头儿，靠点边，眼看天黑了！”

就在这时，我看见石翠兰，从我身旁霍地站起来，一手拉着了铁虎子手里的缰绳，问：

“赵大爷，咋回事啊？”

“翠兰！正想上区里找先生去，碰上你了，好哇！我二儿媳妇闹小肚子疼，难产……”

我心跳了一下。石翠兰跳下来，背着药箱子，跟赵老头走了。

“翠兰！”铁虎子大声地喊，“你真是疯了，家里的孩子你……”

“我一会儿就回来！”石翠兰跟着老头子，迈着急碎的步子，朝街里走去了。我忽然看见车厢上，有两只白手套，知道是翠兰丢的，便跳下车，追过去了。我怕铁虎子一人

心急，便和他说：

“铁虎子哥，来！把车先赶过来！”

铁虎子眉毛一拧，没有回答我的话，直朝翠兰背影喊：“兰子！你就任性地来吧！孩子也不是我一个人的，我走了啊！”说完，他真一摇晃大鞭子“驾——”。我在后边急喊：“铁虎子停一下，停一下！”

他连头也不回，赶着大车，就跑下去了。车正前压得低低的阴云，也象凑热闹，“轰隆隆”地响起了雷声。

有雨花落下来……

铁虎子赶车赶得更欢了，这时，我看见石翠兰犹豫地回了一下头，又跟着赵老头走下去了。我跑上去，递给她白手套，我看见她脸上是那么镇静。……

我们刚到赵老头家里，雨就哗哗地下起来，石翠兰揹着药箱拿着个白布包，就进了北正房；北屋里有女人哼哼的声音。

赵老头怕我一个人在厢房等得心烦，在小红炕桌子上给我沏了一壶枣叶茶，笑着对我说：

“这小干枣叶，真还赛龙井呢！”

我正在想雨地里的铁虎子，听他说话，我忙转过脸来，说：“石翠兰本来是回家——”

没等我说完，老头子抢着插嘴说：

“你提翠兰么！好话拿大车拉都拉不完哪！你知道去年冬天，村南头李胜媳妇难产，翠兰蹚着没腿的雪，连夜赶来的！”

“嗯！”我应着，身子好象坐在暴雨里的大车上。

老头子也许看出我有啥心思，把腰掖着的小烟袋递给我，给我装了满满一锅子烟。过会儿，石翠兰冒雨从正北屋跑过来，笑着告诉老头子：

“赵大爷！不是难产，可能是双胞胎，半夜就该生养哩！”

老头子的手颤抖着，从竹竿上拿下手巾，给翠兰擦着雨水。随后，他把点着了的灯端过来，灯苗儿在他手上颤抖跳蹦着；我看见赵老头笑得连眼角都堆满皱纹了。

老婆子也从北屋跑出来，从罐子里拿来一碗醉枣，叫我们尝枣园的特产。

夜里，我躺在赵老头的炕头上，两眼看着窗格，耳朵听着赵老头的咳嗽声和翻身的声音。

雨倒是渐渐小下去，但是，老头的咳嗽声越来越大。

“呱……呱……”传来了新生命落地的哭声，赵老头嗖下子坐起来，我也跟随着坐起来。

“真是一双啊？”老头子忍不住心里的喜欢，大声问。

“一对胖，”大概老婆子还没分辨出来是男是女，声音稍停了一会说：“一对胖小子！”

“赵老头您真有福哇！”我也忘了疲倦地说。

赵老头坐不稳了，跳到地上点上灯，来回走着。

石翠兰一掀门帘跑进来，她朝老头寒暄几句，就说：

“二柱！咱走吧！小虎子还在家病着哪！”

“不行！一定都住一宿！”老头子拦着。

老太婆也从正房屋跑来拦着。等我把情况叙说清楚后，老太婆感动地拉着石翠兰的胳膊，半天说不出话来。

老头子从炕席下拿起电棒说：“你们等等，我和社主任核计核计，套车去。”

“不！不！”翠兰忙说，“别闹得家家鸡犬不宁了！”

说完，她背上药箱，我替她挟起白包儿，出了赵家门。老头子老太婆子，紧在后边相送。

我跟石翠兰在泥水汤浆的路上走着；脚下的湿泥点子“噗叽噗叽”地溅湿了我的裤腿。

她步子很大，我在后边跟着简直象小跑。

好容易进了村了；社办公室里还亮着灯。

石翠兰的脚步一刻没有停，直奔自己家里去了。

我在篱笆根下，又站了一会儿。等我推开我家的秫秸拍子的时候，隔壁儿铁虎子家里，传出来娇嫩的哭声。

“娘……”

“不要紧！来，娘亲亲你，明几个就好了，娘的乖虎子！”

一九五三年